

■ 岁月回声 Memory

萤火虫

邹婧楠

记忆中的农村夏夜，是有萤火虫的。尽管在我的童年时期，这种生物已经在慢慢变少了，但它们的偶尔出现，总能带给孩童惊喜与雀跃。萤火虫在童年的夜空飞过，飞得很低，却足够让孩童够不着。长大了的我往上跳了跳，从一团记忆中扯下一点零星，它释放出萤火虫的光芒。我随着这光芒，钻进记忆中的夏夜。

黑夜，稻香，蛙鸣，晚风。

有温柔的光洒下，皎洁的月光带有凉意。有水流动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快乐的歌谣。借着凉快的光，夜色中模糊了边界的小河在脚下显现，月光在河面上波动。对面是高高的黑影，是小河的守护者，一有风来，它们便发出紧张的像是在商讨战略的“沙沙”声。我不敢往后看，因为我想我肯定是身处错误的记忆中，我从不曾在夜晚独自一人来看望熟悉的小河。或许这是在梦中，那就更不能回头，梦会坍塌。我往前看，慢慢地回味树的低语。

也会出现另外的声音。更低的黑暗中传来小动物在草丛中钻来钻去的窸窣窸窣声。突然，“唰”的一声，一团老鼠大小的黑影跑进更深的黑暗中。草尖上的水珠本来正吸收着月光，这时候忽地吃饱了似的，圆滚滚地闪着光跌落下去，无声地碎了。

一粒黄绿色的微光隐现在低处，颤颤巍巍的，像是在小心地呼吸。这粒“光”蓄着力量，慢慢地往上爬，不久，便从草丛探了出来。没有了草叶的阻挡，这光更坚定自信了些。我便辨出了它，是萤火虫，是一只小小的闪着光的萤火虫。我猜这是雄虫，有人告诉我雌虫不怎么飞。

这美丽的带着柔光的生物，大概是天上星星往下播撒的光的种子吧。你看它一闪一闪的，多像夜空中的星星。要是有很多发光的小精灵，那是不是可以在地上种星星了？好了，现在这种子摇着翅膀晃悠悠地去找其他种子了。或许它并不知道自己飞着是要去寻找什么，它只是凭着一种指引往前飞。这种本能没有告诉它自己是要找同伴，或是寻找另一束光。只是有一种声音在告诉它，你要往前飞往往前飞。于是它便听从了。很多时候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辛苦地赶路，只是一直往前。即使缺少足够的信心，也总是相信前路有更美的风光。

现在它朝着我——它的对岸，飞了过来。但是它很奇怪，它不走直线，也不总是在同一个平面上；它忽上忽下、忽左忽右地摇摇晃晃。我想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大概有着只有它才看得到的障碍，于是它灵活地绕开了。我生怕它一个不小心就跌落在河里。小河虽然不宽，

■ 影像 Photo

雨后

摄影/粤梅



但是对于小小的萤火虫而言可能无边无际。况且水流动的声音和蛙鸣，在我耳中是悦耳的，也不知道传入它耳中会不会成了叫它害怕的轰鸣。或许力度不大的微风也是飞行路上的大阻碍。我看着它艰难地、小心翼翼地沿着曲折的看不见的飞行道路飞着。它很慢，我担心着它，耐着性子等待着。

我盯着那光，跟着光的轨迹慢慢地转动我的眼珠子，一会儿仰头一会儿低头，并不知不觉地蹲在了河边。腿越来越麻，萤火虫离我越来越近。这小小

的精灵可能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，或者说不害怕我在那里。为了避免惊扰它，我压制我的兴奋并摒住呼吸，看着它从离我大概一米的地方渐渐地来到了离我半米、二十厘米、十厘米、一拳的位置。眼看着它就要落在我头上了，我心里激动地念着：快过来吧，快过来吧。它却突然没有了力量似的在空中停住，光变得微弱并且像是短路了的灯泡在不断地闪着，与此同时失去了重心，往下落。

我惊慌地伸出双手希望接住它那轻飘的身躯，就在它快

要稳稳地落在我手中的时候。一阵风吹过，吹灭了它的光，带着它进入黑暗之中。还未来得及寻它，我感到一种不知名的东西绕到了我的背后。我急忙转头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转回头，月亮一下子就灭了，星星也没有了光。

世界关上了灯，梦开始倾塌——天摇地晃，轰隆作响。

梦醒了。虽然是梦，但里面有我的回忆。

一个又一个夏天过去了，我们离开了家，萤火虫好像也没有再出现在那里了。

■ 生活感悟 Awareness

禅茶一味是雨花

王霞

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曾经记述了《广陵耆老传》的故事。说的是晋元帝时，有一个老妇人，每天早晨提着一壶茶沿街叫卖，百姓都争先恐后地买她的茶汤来喝。奇怪的是，这老妇人从一清早叫卖到晚上，壶中茶汤不减。老妇人把卖茶所得的钱全部分给孤苦贫穷的人，贫穷的人都很感激她。这个消息被当地的官吏知道，派人把老妇人抓了起来，关进了牢里。第二天一清早，老妇人却神奇地不见了。这老妇就是传说中的茶姥，她茶壶里的茶就叫雨花茶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雨花茶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刚刚分配到南京工作，在公司教育处。同办公室的周翻译是个好茶之人，每天他都第一个来到办公室，烧好水，泡上一杯茶，然后

开始工作。

有时候我到得早，也会烧水替大家烫杯子，茶就不敢替他泡了。因为得闲时，周翻译会跟我聊茶道。在他那儿，泡茶、品茶都是很有讲究的。而我对于茶道的了解是来源于《红楼梦》。在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”中，出世的妙玉搜集梅花上的静雪，存储五年，用来泡茶。这是何等样的茶才有幸与之相融，成就一段芬芳？

只是，那时的我以为那些繁复，不过是艺术的加工而已。

我小时候，也常见父亲喝茶。父亲嗜茶却不挑剔，从上好龙井到单位发的大叶子，都一概喝得津津有味。他最喜欢喝的是母亲手制的茉莉花茶。家有小院，院子里被勤快的母亲种满了花草。春夏之交，院子里姹紫嫣红。特别是那两棵茉莉，枝叶繁茂，叶片油绿，七月初开始就满枝的白花，层层叠叠地盛

放。母亲准备了一个大大的茶叶筒，把单位发的茶叶放了进去。每天午后，她都把开足了的花朵儿细心地摘下来，晾晒好。等水汽消失得差不多了再收进茶叶筒里，闷上一夜。第二天上午再倒出来晾晒。这样几天，家制的花茶就可以喝了。那粗陋的低等茶，经过这样细致的程序后，散发出阵阵茉莉清芬。

在我十二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那以后我就再没与茶交集过。

如今看周翻译，这样细致地喝茶，并且不厌其烦、心驰神往地谈茶论道，我就总不由得想起父亲。

那天，我一进办公室的门，周老师就冲我招手。待我过去，他开心地告诉我，今天请我喝茶，喝南京的茶。

我按照周老师的吩咐，烧水烫杯。看他从一个小小的方纸

盒中倒出茶叶给我看：瞧瞧，明前雨花茶。我细细端量：每一根都有半寸长短，条索笔直，紧致而圆，色泽鲜绿，蒙着一层细细的白毫，看上去很娇嫩。稍近嗅之，香气馥郁。

周老师把壶中开水倒掉，换上静置一夜的净水。等到壶中之水被烧得泛起鱼眼大小的泡泡时，缓缓注入杯中。只见那茶叶都笔直地站立在水面之下，渐渐柔软舒展，曼妙地起伏沉落。一股清雅的香气袅娜地来到鼻端，冲开鼻窍，直抵灵台。而杯内之水已成青碧，幽幽有光。周老师示意可以喝了。我小啜一口，纯粹而清澈，不带一丝涩滞。明明是暖茶在口，那一种滚热中竟生出丝丝清凉。徐徐咽下，如泉过青石，清纯之感弥漫于肺腑。

周老师也在品。黑框眼镜后，他的双眼微闭，十分神往地

念叨：天降雨花，此乃雨花禅茶啊……一千多年前，南朝梁武帝时，高僧云光法师在南京石子岗聚宝山上筑台讲经，精诚所至，感动上苍。于是，天降雨花，落地为石，就是那美丽非凡的雨花石。这讲经之处就被人称为雨花台了，雨花茶就产于此地。一定是那一场花语，浇灌了这些茶树，所以这茶才有了禅骨仙气。

听着周老师的介绍，细细品味这杯中之茶，分明就是那一曲梵音，深厚不掩灵透，高洁而不失柔和，明亮而含蓄，超然而悠长。它穿过尘烟弥漫的岁月，却不改其清逸高洁，绮叠萦散，飘零流转，依然如昔。

那以后，世事流转，周老师早调离了南京。但每至清明，身在金陵的我，都会托朋友买来雨花茶，寄给远方的老师。我想，他一定又会眯起双眼，喃喃语道：天降雨花，禅茶一味……